



护雏记

子安/文

槐花正盛的时节，邻家老母鸡带着六只绒球般的小鸡在竹篱笆下踱步。金丝雀似的阳光穿过樟树叶，在它们油亮的羽毛上跳格子。母鸡总保持着半步的距离，圆滚滚的身子微微前倾，仿佛随时准备张开双翼。我常在清晨晾晒被单时与它们相遇，那些嫩黄的绒毛沾着露水，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银光，倒像是槐树撒落人间的星星。

那天晌午，墙头窜下来只花斑野猫。母鸡突然炸开浑身的羽毛，像朵膨胀的蒲公英，喉咙里滚出低沉的咕噜声。小鸡们慌作一团时，它猛地扑棱翅膀腾空而起，利爪直取野猫面门。这场突如其来交锋惊得槐花簌簌飘落，最后野猫哀嚎着翻墙逃窜，母鸡却仍立在原地，胸脯剧烈起伏，几根金棕色羽毛打着旋儿落在我布鞋上。我蹲下身想替它拾掇羽毛，却被警惕的咕咕声劝退——原来护雏的母鸡连人类的善意也要细细甄别。

这让我想起巷口的王婶。她总搬张竹椅坐在梧桐树下择菜，膝盖上永远搁着针线筐。那年，她家阿宝在学堂跟人打架，瘦小的妇人抄起竹扫帚就冲进教室，护犊子时涨红的脸庞倒真像极了炸毛的母鸡。后来，阿宝考去省城念书，王婶的针线活从毛线衣渐渐换成绣花鞋垫，说省城的石板路硬，隔着千层底都能硌脚。

五月的雨说来就来。母鸡张开翅膀的刹那，檐角的雨帘恰好垂落。六只小鸡齐刷刷钻进母亲的羽翼，像被风吹拢的蒲公英籽。我站在廊下数雨珠，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的暴雨天。母亲举着雨伞在校门口等我，伞骨被狂风吹折了三根，她的衣服却像座小山包，把我和书包严严实实裹在怀里。那天，她左肩湿透，发梢滴着水，却笑着说我书包

里的作业本干爽得像晒过太阳。如今，老屋门后还挂着那把伞，补丁擦着补丁，倒像是岁月缝上去的勋章。

前些日子回老家收拾旧物，在樟木箱底翻出件褪色的小棉袄。领口歪歪扭扭的针脚是母亲在一次病中缝的，那会儿她总说“再添层棉花”，仿佛多缝一针就能把病气挡在外面。如今抚着那些纠结的线头，忽然懂得母鸡为何总用喙替小鸡梳理绒毛——有些爱原是要通过触摸才能传递的。箱角还躺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女儿换牙期脱落的小乳牙，每颗都用棉纸包着，标注的日期精确到分钟。原来当母亲的都有这般癖好，要把时光的碎屑都珍藏成琥珀。

暮春的晚风捎来炊烟的味道，母鸡带着吃饱的小鸡回窝。最调皮的那只总落单，走几步就去啄石子，急得母鸡频频回头轻唤。这场景让我想起去年送女儿去初中报到，校门前她蹦跳着奔向新同学，马尾辫在阳光下甩成金色的流星。我攥着行李箱把手，忽然笑出声来：原来天下母亲都揣着同一个闹钟，既盼着雏鸟展翅的时刻，又怕它来得太急。归途经过童装店，看见模特身上鹅黄的连体衣，恍惚又见到十几年前裹在襁褓里的那团粉嫩，鼻尖似乎还能嗅到淡淡的奶香。

瓦檐上的最后几粒水珠滴答坠地，小鸡们挨挨挤挤睡成朵鹅黄的花。母鸡仍睁着琥珀色的眼睛，尾羽在暮色里泛着绸缎般的光。远处传来谁家母亲唤孩子吃饭的悠长调子，槐花香漫过青石巷，把五月的黄昏酿成了蜜。忽然懂得为什么古人要说“慈母手中线”，那针脚里藏的何止是游子衣，分明是把春日的暖阳、夏夜的凉风、秋天的白霜、冬天的炉火都细细密密缝了进去。就像此刻护雏的母鸡，它翼下护着的不仅是六团绒毛，更是整个世界的晨曦与晚霞。

夜深时下起绵绵细雨，老母鸡将孩子们拢在腹下取暖。月光从瓦缝漏进来，照着它微微颤动的眼皮，仿佛在做一个关于谷粒与阳光的梦。忽然想起前日给母亲打电话，她在那头絮絮说着阳台上晒的陈皮该收了，又嗔怪我总忘记在空调房穿袜子。窗外的雨声渐密，母鸡的咕哝声与雨滴声渐渐混成一片，恍惚间竟听见母亲年轻时哼的摇篮曲，三十几年前的月光和此刻的雨丝，在记忆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

晨光初露时，我特意往鸡舍撒了把新碾的小米。母鸡却不急着啄食，先用喙将米粒拨散开来，好让小鸡们都能吃到。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中学时的班主任，那个总把长辫子盘成发髻的严厉女人。高考前夜巡宿舍，发现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复习，她没收了手电筒，第二天却送来整盒加了核桃仁的芝麻糖，说“补脑子的”。甜味在齿间化开的刹那，忽然看见她转身时藏进围巾的白发。

槐花开始零落时，小鸡们已长出硬挺的翅羽。母鸡依然固执地跟在后面，只是身形显得愈发笨拙。那天看见最健壮的小公鸡飞上矮墙，母鸡在墙根急得直打转，扑棱翅膀的样子笨拙得让人心酸。这让我想起在校门口目送女儿的场景，她拉着行李走得飞快，我追着往她包里塞感冒药，却被喇叭声截在半路。玻璃幕墙倒映出我挥手的身影，突然和二十年前站台上母亲的身影重叠——原来生命的圆环，早在我们成为母亲那天就已铸成。

如今每经过邻家竹篱，总要驻足看看那群半大的鸡仔。它们早已不需要母亲庇护，却仍会在雷雨夜挤进老母鸡的羽翼。就像我总在下雨时翻出母亲缝的旧棉袄，将脸埋进早已板结的棉花里，假装还能闻到当年晒过的太阳香。护雏的母鸡终会老去，但那些张开的翅膀，永远会在某个雨天突然鲜活，化作天地间最温柔的屋檐。

永不闭眼的灯塔

莫爱蓉/文

不知不觉间，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七年了。回想起母亲的一生，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思念与感慨。她像一座矗立在东海岬角的灯塔，明明自身浸在咸涩的风浪里，却把光热都酿成了别人的归途。

母亲鼻梁高挺，眼睛很大，但视力却不太好。听外婆说，母亲一共建育了七个孩子，不幸的是大哥和四姐夭折了。大哥的离去让母亲悲痛欲绝，她接连生下了我们四个女儿。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爷爷的话语总是夹棍带棒，但母亲从不争辩，只是像灯塔抵抗潮汐般沉默而固执地矗立着，用脊背挡住世俗的浪头，在礁石缝里为我们辟出一片港湾。邻居家有五个儿子，小儿子与我前后脚出生，他们家曾建议互相换养两个孩子，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姨妈没有女儿，曾要求母亲给她一个女儿亲亲，但母亲觉得舟山离箬山太远，她舍不得让我们离开她的身边。

邻居们都夸母亲聪明、善良、能干。母亲常说：“吃不穷，穿不穷，不划算一辈子穷。”她烧得一手好菜，腌得一手好鱼菜，养的鸡也特别好，下的蛋也多。父亲是海运公司的船长，常年往返于上海、宁波、温州之间。母亲就让父亲带些豆腐乳、烟草回来，然后自己做香烟、卖香烟和豆腐乳来补贴家用。

母亲去世后，邻居阿姆每次看见我都抓不住我的手不放：“蓉啊，你妈去世，我不知有多心疼。我们一辈子邻居，我不在的时候，都是你妈帮我看顾孩子的。你妈总是这么照顾阿姆。”表婶过来也垂泪不止：“爱蓉，你妈多好啊！我们家孩子最多，有时候缺钱缺米缺煤，只要跟你妈妈说一声，你妈总是想办法帮助我们。”

邻居们被鱼刺卡住喉咙时，都找母亲来拔鱼刺。母亲夹鱼刺的方法很简单，她总叫人站到大门口光亮的地方，张大嘴巴，然后用一根筷子压住舌头，看准了卡在喉咙的刺，再用长镊子轻轻夹出。奇怪的是，母亲视力不好，看书要把书凑到眼前，看电视也离电视机不到一米远，但她却能看得清喉咙里的刺，并准确无误地帮邻居夹出鱼刺。

邻居曾告诉我，她弟弟小时候到水库捉蝌蚪时不小心掉入了水库，是母亲救了他。她奶奶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感谢，烧了一碗索面送给母亲，但母亲说什么都不肯收下那碗面。她觉得这是她力所能及的事情，换作是谁都会去救这个孩子的。

母亲爱看书，常跟我讲三国、封神榜的故事，还跟我讲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的事

迹，说他是个功大于过的千古一帝。受母亲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历史考古方面的知识。

母亲为我们姐弟五人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我们姐妹、弟媳的月子都是母亲照顾的。我儿子年底出生，寒冬里母亲手洗孩子的尿布衣裤，一大早出门给我买菜，一日六餐给我烧月子菜，把我的身体养得很强健。我工作忙的时候，是母亲帮我带大了孩子。弟弟、弟媳外出做工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她总对弟弟说：“妈现在还有力气，等我把辉辉带到小学毕业，我就可以安心闭眼了——灯塔值完最后一班岗，也该熄灯啦。”

然而一语成谶，小侄还没读完一年初中，母亲就开始生病了。她消瘦的躯体渐渐佝偻成灯塔的弧度，连咳嗽声都像雾笛在暮色里震颤。我知道母亲不可能陪伴我们一辈子，但我多么希望她能多陪我一些日子，哪怕多一天、多一小时也好。然而，母亲却在除夕前夜离开了我们，海港守夜人终究没能等到自己的黎明。

回老家时，我再也看不见母亲眯缝着眼睛的样子，再也听不到她的絮絮叨叨，再也没有人追我送我到码头了……而当我站在甲板上回望故乡，忽然读懂了她永不闭眼的秘密——真正的灯塔，是把光种在别人瞳孔里的。

三头六臂的母亲

陈洁婷/文

灶台上的搪瓷缸结着经年的茶垢，母亲总就着缸口抿凉白开。她攥着铅笔在账本上勾画时，窗外的月光便顺着她花白的鬓角淌下来。毛姆说人类的进步源于不盲从，可我忽然明白：有些传承，恰恰始于虔诚的臣服。

儿时的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对母亲充满了无尽的崇拜，她的每一句话，我都奉为圭臬。家境的清贫，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母亲的伟大。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薪资微薄；父亲因胃病赋闲在家多年，后来外出打工，收入也仅够糊口。而我的母亲，却是一位拥有生活智慧，精于算计的能人。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确实，金钱在我们这个家中，就如同那万物俱备只欠东风。家里的大小事务，无一能离开金钱的支持。日常的衣食住行，我的学费，去上海治疗眼病的巨额费用，妹妹的学习费用，还有她学书法、电子琴的开支，以及那繁多的人情世故，都需要金钱来打理。然而，在我的眼中，母亲却仿佛是一个拥有三头六臂的神人，她极尽节俭，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用那有限的金钱，将家中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母亲既主内又主外，她既要上班，又要操持家务，家中的大小事情，几乎由她一手经

办。父亲则沉迷于他的线装古书，对家中的事务一概不管。母亲总能用便宜的食材，变魔术般地做出色香味俱全的佳肴。隔夜的馒头，在她的巧手下，切成一瓣一瓣，放在油里煎炸，立刻变得香脆无比。因为家靠近码头，母亲会买些便宜的小鱼小虾腌制起来，那味道特别的下饭。豆腐干炒猪肉、红萝卜烧带鱼、海带炖骨头……这些普通的食材，在母亲的精心烹制下，都变得美味无比。

母亲待人和气真诚，情商极高。她与邻居们关系融洽，走动密切。捕鱼的邻居时常会送些新鲜的鱼虾给我们尝尝鲜，母亲便会将它们冷冻起来，慢慢享用。她也懂得礼尚往来，时常抽空给邻居的孩子看看作业，辅导功课。大家的关系就这样和和气气，其乐融融。小时候的家里，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我从未觉得特别清苦，这都得益于母亲的智慧与勤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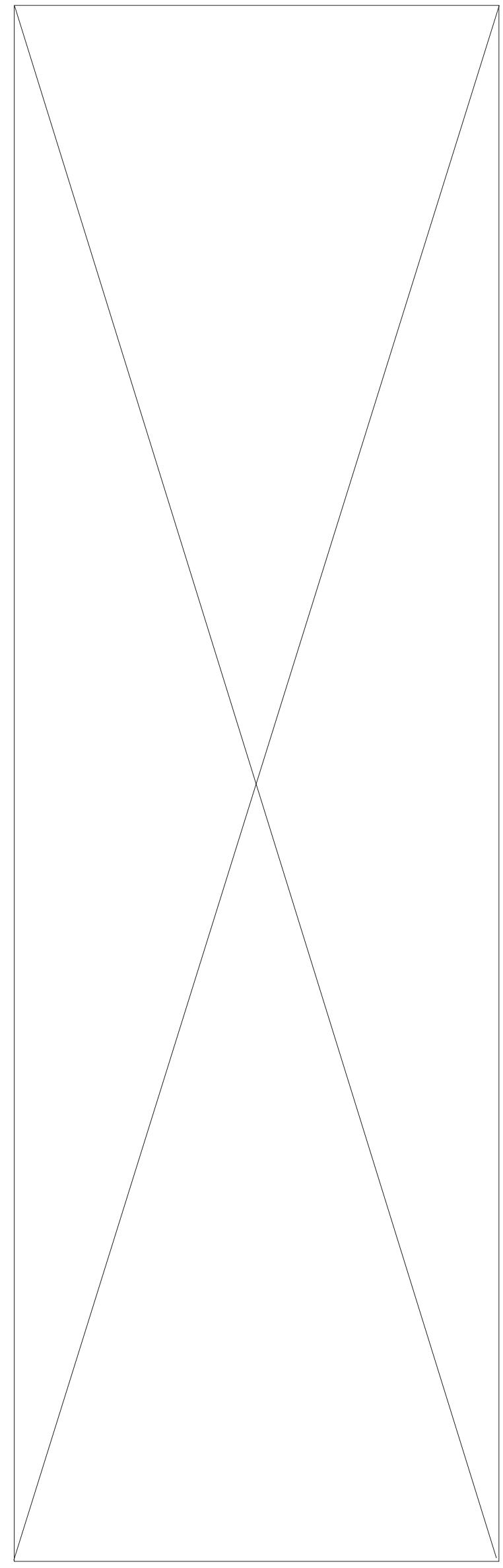
我们平时很少添置东西，几乎很少买东西。母亲擅长废物利用，家里的废弃物在她的手中都能变废为宝。这个习惯，是穷日子过下来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身上。我们的衣服也很少买，我穿表姐剩下的，有的也给妹妹穿。只有到了过年，母亲才会给我们姐妹各买一套新衣服。平时，我们也很少出远门，几乎没有额外的开销。水龙头会一直滴着水，母亲把水收集起来再用来洗衣服；洗衣服的水也不倒掉，再用来冲厕所；我们洗脸都是放一盆盆水轮换洗，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才改掉。然而，母亲却舍得花

大价钱送我去上海治眼病，那时，她的工资只有几十元，但去一趟上海就要花一千多元。每年暑假一次，寒假一次，花费要几千元钱。她平时省吃俭用，都填了这个坑。她还舍得买贵重的礼品送给主治医生，希望他们能用心医治她女儿的眼睛；也舍得花大价钱培养她的小女儿，送她去城关读书，让她学习新技能，学书法、学电子琴，希望她学有所成，能帮衬有眼疾的姐姐。她精打细算，用尽全力，后脑勺仿佛真能长出第三双手，接住生活砸来的所有暗礁。

母亲培养我读了大学，看着我工作、结婚、生子，又在我工作的所在地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小房子，便于照顾我的儿子。那时，她手里只有四万元现钱。她的小女儿在杭州落脚、结婚、生女，她带了外孙以后，又风尘仆仆地跑到杭州去照顾外孙女。

若真如毛姆所言需要超越才能进步，那么母亲用算珠拨响的生存智慧，用咸鱼干煨出的人间烟火，早已在基因里刻下比盲从更深邃的烙印。窗台上她种的薄荷又抽新芽了，68岁的母亲依然固执地收集洗衣水浇花。这株被苦日子腌透却愈发青翠的植物，多像她的一生。

我们平时很少添置东西，几乎很少买东西。母亲擅长废物利用，家里的废弃物在她的手中都能变废为宝。这个习惯，是穷日子过下来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身上。我们的衣服也很少买，我穿表姐剩下的，有的也给妹妹穿。只有到了过年，母亲才会给我们姐妹各买一套新衣服。平时，我们也很少出远门，几乎没有额外的开销。水龙头会一直滴着水，母亲把水收集起来再用来洗衣服；洗衣服的水也不倒掉，再用来冲厕所；我们洗脸都是放一盆盆水轮换洗，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才改掉。然而，母亲却舍得花



公告

根据温岭市商务局〔2025〕26号文件精神，现就2025年我市早稻谷“储备订单”签订事项公告如下：

一、办理日期

2025年5月12日起，至2025年5月30日止。

二、办理地点

镇(街道)	办理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城东街道、城西街道、城北街道、横峰街道、温峤镇、坞根镇、大溪镇	城区物资储备库(大溪镇种粮农户到大溪市场签订)	金美云	86911243
城南镇、石桥头镇	箬横粮食储备库	蔡炜臻	86331048
泽国镇	泽国粮油批发市场	王旭艳	86869179
新河镇	新河粮食储备库	王建华	86448556
滨海镇(包括原东片农场)	滨海粮食储备库	江竞高	86442521
滨海镇(包括原东浦农场、东部新区)	松门粮食储备库	王挺国	86551084
松门镇、石塘镇	滨海粮食储备库	江静	86551044
松门镇、石塘镇	滨海粮食储备库	庞正超	13058866289
松门镇、石塘镇	滨海粮食储备库	曹华标	86817928
松门镇、石塘镇	滨海粮食储备库	管彦军	86622929
松门镇、石塘镇	滨海粮食储备库	陈海燕	86666363

三、提供材料

签订“储备订单”合同时，种粮农户需提供下列材料：
1. 土地流转村民委员会、当地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早稻种植面积的证明材料。经核实存在订单面积虚报的农户，取消当年订单奖励，并列入黑名单，三年内不得享受订单奖励；

2. 居民身份证件；

3. 社保卡、“一卡通”银行账号。

望全市广大早稻种植户互相转告。

特此公告。

温岭市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5月9日

★遗失启事★

●温岭市松门镇南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台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第二联)，收据号码：No3816303，收据日期：2024年10月24日，声明作废。

●温岭市横峰街道川安华庭业主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一本，开户核准号：J345409787501，开户银行：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峰支行，开户账号：20100031286695，开户日期：2022年7月7日，声明作废。